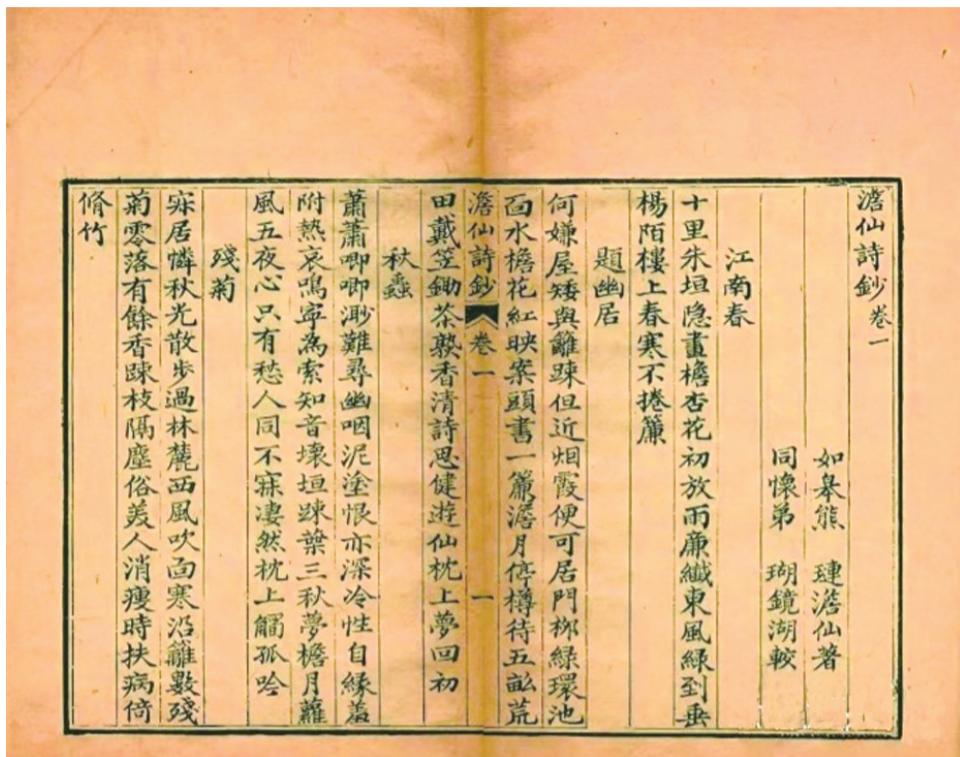


铁闻掌故

## 熊琏和她的外祖父(上)

□徐继康



《澹仙诗钞》书影

熊琏长得一点都不好看,这多少让人有点失望。这是她闺蜜洪冰蟾偷偷告诉一位诗友的,结果被诗友记录在他的诗话里。熊琏的命也很不好,幼年丧父、老年无子,特别是嫁了一个痴呆的丈夫,根本没有感情可言,偏偏她是个多情的女子,对一朵花、一片云,也有说不完的话。可谁愿意听呢?她只能把一堆又一堆如花如云的愁绪,倾吐在纸上。

是的,熊琏太寂寞了。

天边的那一弯凉月,一会儿近、一会儿远。

谁曾料想,眼前俱是伤心事,熊琏的生后却热闹非凡。有人惊奇地发现,这个如皋的民间女子,再支离的故事、再普通的景物、再寻常的文字,经她随便便一摆弄,便有云雾升腾、便会宝光流动、便能轻易地穿透心灵的铠甲,让你变得柔软起来而富有弹性。熊琏与李清照、朱淑真、徐灿、顾贞立、贺双卿等人一样,写出了人间最深情的文字。无数人被感动了,纷纷走进她的诗词里,去寻找这位身世凄迷的女子。

一个人活得再艰辛,也要感恩很多人。同样,熊琏也要感谢许多人,如果要列出一个名单,会有江片石、吴梅原、袁枚、翁方纲、法式善、罗聘、黄洙、邵文鸿、宋长溶、徐观政、黄楚桥等等,但排在第一个的,肯定是一个叫曹龙树的江西人。他是熊琏的父母官,乾隆五十五年(1790)至五十八年出任如皋知县。不仅仅熊琏,许多人都很感激他,包括我们这些后世的“琏粉”们,因为他给熊琏的《澹仙诗钞》写了一篇序文。在序中,他记下了熊琏最重要的个人信息:

熊琏者,字商珍,号澹仙,又号茹雪山人,其先世居江右南昌,祖正冠迁如皋,父大纲,叔炳纶俱能文章。琏幼慧,好读书,作诗赋,间出奇句,惊长老,长益耽之。早许字同里陈遵,遵旋得废疾。遵父不欲误琏终身,请毁婚,琏坚不可,卒归于陈。父故,间归奉孀母。动操作暇,辄以诗赋自遣。年近四十矣!

此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,今人对

曹龙树的这篇序文,差不多是熊

崇川往事

## 清末民初南通的公路建设

□程太和

要得富,先做路。清末民初,南通的公路建设走在全省的前头。

清光绪三十一年(1905),为解决唐闸工业区和天生港港口之间的交通运输问题,张謇出资修建了港闸路,这是南通公路建设之肇始,也是江苏省第一条公路。港闸路长6公里,宽2.4丈(约8米)。宣统元年(1909),大生资本集团对城区至唐闸的驿道进行拓宽取直,建成宽2.2丈(约7.3米),长8.55公里的煤渣路面公路,雨天可通车。

民国元年(1912),南通修筑了城区至狼山的公路。次年,又集资修筑了长9.32公里的城区至天生港的城港公路,形成了一城三镇的公路交通网络。这期间,南通沿海各垦区、垦牧公司修筑了井字形公路。民国9年(1920),南通县公署通过征收路政捐、交通捐和向企业集资、团体个人募捐等形式,在全境修筑公路,通过规划,确定了3条支线、5条干线,总长500余里,桥梁150座。东干线从城区向东,经观永、竟化、三余、余西、三益、吕四至垦牧区;南干线由城区向南,经小海、张芝山、川港至海门境内;北干线由城区向北经唐闸、平潮、白蒲至如皋境内。5条支线为:石港、骑岸至侯油榨接东干线;四杨坝、合兴镇接海门境内;三余、中心桥接东干线;吕四、竖河镇接海门境内;河口镇、北刘桥至石港。公路修筑由路工处负责,按行政区域划分,以区为单位包干负责土地征用、房屋拆迁等工作,路宽以干线公路3丈(约10米),支线公路2.4丈(约8米)为标准,泥土路面,路面坡度为2%,路旁种以扁杨等树木。在施工过程中,南通路工处坚持效率优先原则,在全国率先使用两台进口压路机施工。随后,如皋、海门、启东等地也开始征款修筑公路。上世纪20年代末,南通已有公路280余公里,为全省公路总里程的三分之二。民国21年(1932),江苏省确定的省道,南通境内为通榆路(南通至赣榆)、东滁路(启东至安徽滁县)、城姚路、啬公路为省道支路。民国23年(1934),江苏省首次招商筑路,对南通境内的4条公路,即浦(口)启(东)线(靖江西来镇经南通至启东)、通榆线(南通经平潮、如皋、海安至东台)、如新线(如皋经石庄至新生港)、崇陈线(崇明至陈家镇)进行招商投资。招商投资主要用于修建桥涵、加铺路面,修通后由投资者经营,并列入七省(苏、浙、皖、赣、豫、鄂、湘)公路联络线。民国23年,江苏省建设厅派遣工程技术人员对浦启线南通段进行勘测。民国25年(1936),浦启线西来至平潮段完成路基和桥涵工程,该路段是当时南通新建等级公路标准最高者。抗战前,南通公路建设的各项工作始终走在全省前列。

琏留在历史里的全部痕迹。确实,由于熊琏与陈遵没有子嗣,就连《如皋西乡陈氏宗谱》里的记述也是极为简略。熊琏的祖父熊正冠,原籍江西南昌,因游幕而移居如皋,他的两个儿子,即熊琏的父亲熊大纲与叔叔熊炳纶,说他俩“俱能文章”,但到目前为止,没有看到有一诗一文传世,除了白蒲姜培基说“澹仙尊人与余至交”外,也没有看到他们与谁有什么交往。一个外乡人,迁到如皋也就几十年,他家会是一个怎样的状况?熊琏在诗话的最后一则,记述这样一件事:“予长侄熊朝桂尽能读书,因家贫废学,年三十余未娶,持身端洁,不幸疾故。”看得出,熊家不仅清贫,而且也是子嗣单薄。熊琏撰写的《澹仙诗话》,是中国第一部女性诗话,记载如皋及周边的诗人四百余人,收录了他们一些生平资料和诗词,为研究乾嘉时期东皋文坛留下了大量的第一手史料。袁枚《随园诗话》中曾引述前辈古文家李绂的话说,拾人零章断句,功德比于瘗埋骸骨。以陈家与熊家的凋零,又有谁来为熊琏瘗埋骸骨呢?时光跌宕撞撞,一生平平仄仄,熊琏就是一首如梦令,总是如梦如幻。

难道就再没有新资料发现了吗?

其实在诗话中,熊琏也记及了自家人。她时常会提到一个人,就是她的外祖父高云庐,前后有六次之多。她笔下的云庐公:

为人醇厚,有古君子风。少读书,绝意功名。尝南游衡湘,过洞庭,登回雁峰,遍历诸名胜。暮年归隐南村,四壁萧然,恬如也。终日苦吟,清音出竹林篱落间。

云庐老人名松,但遍翻《如皋县志》,也没有看到高松这个名字,叫南村的地方太多了,无法确指,真让人怀疑他不是如皋人。偶然有一次,在《澹仙诗话》里又读到云庐公的次妹高兰,十九岁的时候,随叔祖蓝漪公到衡阳。熊琏的母亲高孺人,曾经告诉女儿一个关于她二姑妈高兰某年中元日,在衡阳县署白天睡觉时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,被熊琏当作灵异事件记到她的诗话里。